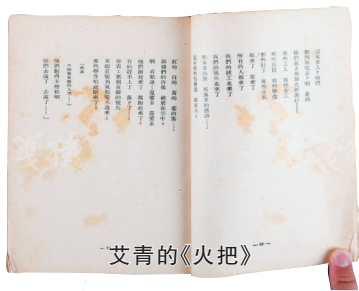




流变中的叙事诗创作

□ 霜枫酒红



2023年10月29日大同市作家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完成换届选举。下一步,协会将进一步团结凝聚全市各行各业的文学爱好者深入基层,挖掘典型人物,努力打造具有大同品格、时代气息、人民立场的精品力作,推动全市文化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志成先生在近日的聊天中谈及文学创作,从塑造文学艺术形象到加大当代叙事诗的创作“一泻千里”,让闻者深有感触。志成认为,历史上北朝叙事诗《木兰辞》光彩夺目,当代的大同作家亦当继承中国叙事诗传统、创作出具有时代风采和审美品质的叙事诗。

对于叙事诗,公众不陌生,古代有经典作品诸如《木兰辞》《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等,不过中国的叙事诗传统并不发达。《辞海·文学分册》解释,叙事诗是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诗作。游光中等编著的《诗学大典》解释更为详尽,叙事诗的特点是“主要以叙事的方式来刻画人物,反映社会生活,言志抒情。因而,它总是叙事和抒情的完美结合。与抒情诗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对社会生活或历史事件所作的客观叙述。它以叙事为主,作者一般不作直接的抒情,而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

融化在所描述的形象和故事之中,并使它不仅始终具有诗的形式和有节奏、有韵律的诗的语言,而且始终贯注着诗的激情,这又是与小说明显不同的。”

在中国古代文学实践中,由于地理环境、民族性格、美学趣味、史学传统、文学创作等因素影响,我国叙事诗创作相对比较弱,叙事诗写作的史诗意识更加淡薄。中国古人对多以明白晓畅语言进行叙事的乐府作品就不认为是诗歌,“乐府之异于诗者,往往叙事。诗贵温裕纯雅,乐府贵遒劲绝,又其不同也。”(许学夷《诗源辨体》)。中国古代对“叙事”的理解与今天的叙事理论中的“叙事”也不同。今人认为,“叙事就是作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传示给他人”(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叙事》中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中国古代关于

“史”的叙事方法崇尚“省”,“诗”的叙事则更甚。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可能像现代叙事诗那样具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相对鲜明的人物形象。因此,中国的叙事诗更多的是“缘事”的诗歌。基于此,当代学者胡秀春认为,“在一首诗中,当叙事因素突出并且成为决定一首诗是否富有感染力的最主要因素时,这首诗可以被认定叙事诗。”(《唐代叙事诗研究》)

20世纪初随着社会变革、文化转型,中国诗歌创作快速进入新天地,一批现代诗人的史诗情结凸显,开创性地创作出一批以诗述志、以诗存史、以诗彰艺的优秀诗篇。虽然期间屡有波折,但是现代文类意义上注重叙事诗的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成为了显在现象。及至20年代以朱自清的《短诗与长诗》诗论等作品为标志,中国叙事诗理论研究进入自觉时代。朱自清勉励那些“有丰富的生活和强大力量的人能够多写写长诗,以调剂偏枯的现势”,因为长诗能够表现“磅礴郁积”和“盘旋回荡”的深厚感情,“长诗的好处在能表现情感的发展以及多方面的情感,正和短诗相对待”。朱自清还创作了长诗《毁灭》,俞平伯盛赞其与《离骚》相仿佛。进入30年代,叙事诗理论研究和创作引向深入,茅盾的《叙事诗的

前途》等论述影响广泛,叙事诗创作出现热潮。茅盾认为,“从抒情到叙事,从短到长”是中国新诗发展的“新的倾向”。这期间,长篇叙事诗创作发生了明显转变,从重个性转向重社会,从重沉思转向重行动,从重诗意格调转向重叙述报道,从重个性解放到重国家大事,从重礼教与爱情冲突到重革命与爱情冲突,创作主体也从士绅文人扩大到社会各阶层。钱杏邨的长篇叙事诗集《暴风雨的前夜》、杨骚的长篇叙事诗《乡曲》、蒲风的“长篇故事诗”《六月流火》、徐沁君的《灵魂的梦》、孙大雨的《自己的写照》、孤雁的《心声》、曹葆华的《幻变》、窦隐夫的《一个诗人的故事》、金克木的《少年行》等作品广为流播。40年代,又涌现出臧克家的《古树的花朵》、艾青的《火把》等一批作品。

历经时代风云、文学演变,近几十年来我国叙事诗创作也出现过比较火热的时期,但终究没有持续成磅礴气势。有人认为,“叙事诗在20世纪之所以衰落,根源在于诗人们已经不会使用韵律语言去讲故事”。其实,在韵律之外,还有审美、题材、结构、技法等方面的因素。无论如何,我也如志成先生一样希望大同作家创作出优秀的叙事诗作。



小剧场求新求变中看见出路

近日,2023“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落幕。参加本届展演的作品样貌之丰富、形式之多元、内涵之深远、表达之灵动令人印象深刻,代表了近年来小剧场创作所取得的新进展、新成就。

今天我们谈论的小剧场,最开始发端于国外的“自由剧院”。这种形式带来了一场反传统、具有实验性质的戏剧运动,而这一特性也成为根植在小剧场作品中的强大基因。与当初不同的是,在当下的文化生活中,小剧场已不再是一种非主流的空间,也不是所谓大剧场的附属,它成为一种与大剧院平分秋色的剧场样式。观演关系、内容形式、新兴技术,都在这里获得了重新思考和呈现。

中国的小剧场戏剧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时至今日已经走过40多年。从对于人性、道德的严肃讨论,到贴近社会、充满时代性和都市性的表达,小剧场作品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文化现象,对当代都市文化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力。《2022年中国演出市场年度报告》显示,小剧场等新型演艺空间话剧演出场次占到话剧市场的66.26%,这说明越来越多的小剧场作品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小剧场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话剧发展繁荣的重要一环。

同时,也毋庸讳言,当前小剧场创作走入了一个平台期。创作氛围似乎不如以前那样热络,原创力稍显匮乏,许多创作团队“求稳”的心态加重,不少作品偏离了小剧场创作先锋性、实验性、创新性的初心,市场上能够给观众带来意外之喜的作品偏少。

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来时路。面对困难和挑战,小剧场创作者要扪心自问:为何要从事小剧场创作?是不是丢掉了创作初心?中国小剧场创作先驱、北京人

艺导演林兆华曾说过,中国的小剧场有三大任务,总结起来就是要做戏剧普及、提供实验阵地、重新诠释经典。林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这三点,对今天的小剧场创作依然极具启示意义。

小剧场是做实验的地方,它面对的观众更宽容、更现代、更年轻,创作者在这里可以大胆探索、拓宽边界。作为小剧场的创作者,不怕失败、不怕批评是基本素质。

每一次创作都是创作者对自己内心的重新挖掘。小剧场需要的文本,一定立足于创作者生命中不可复制的体验。小剧场强调创新,真正有力量的创新不是拾人牙慧,而是一次探索和重构之旅。我们要关注日常、关注时代、关注自己和周围人的生命体验,开掘个体生命中闪亮的一面,以彰显“人”的生命特点来激发文本的丰富性。

小剧场可以以小见大,它是反映舞台艺术原创能力的“晴雨表”。戏剧这门艺术虽然受到舞台空间、创作资金等各方面的限制,但在小剧场创作中,创作者还是应该秉持对自由、理想、美的终极追求,努力尝试新题材、探索新领域,突破舞台带给创作者的限制。同时,创作者既要有“锐气”,也要有“匠心”,既要提升戏剧文本的丰富性,也要提升戏剧文本的质量。

小剧场具有打破“第四堵墙”(戏剧术语,指一面在传统三壁镜框式舞台中虚构的“墙”)的空间特色,其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了剧场的观演关系,这是小剧场在观众培育方面具有的独特优势。因此,“试验田”的定位不应限制小剧场的表达,小剧场可以也应当面向广大都市观众,走进大众的生活圈,用具有审美价值、充盈时代气息的作品吸引观众。

如果说大型剧院是舞台艺术的动脉,那小剧场就是文化生活中的毛细血管。小剧场的概念不仅指物理空间、演出区域,更是一种文化的精神入口和象征。随着演艺空间的培育和发展,我们一方面应打开空间上的想象力,让空间深入观众的生活——小剧场作品既可以在剧场演,也可以在街区、公园、商场、胡同演。总之,要相信观众对艺术的感悟力和接受度,不断拓展演出空间,让戏剧成为老百姓更便捷的消费选择。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发挥小剧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拥抱沉浸式、互动式、数字化等新兴表达,用技术创新驱动表达创新,满足观众多样化的审美需求。

前人有言,戏剧就是“活人演活人,给活人看”的艺术,只有人的活力被激发、被点燃,创作者和观众才能找到灵魂的交汇点。

小剧场创作的实验性、探索性、创新性,对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培养更多人才,社会应给予小剧场艺术更多宽容,允许业界有一定的容错率,尤其要给青年创作人才更大的自由度和包容度,因为他们的艺术探索需要更多“试错”支点。

小剧场建设不仅是搭台引客,也是城市文化生态建设的一部分,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座城市的“审美点”落在何方。所以,小剧场演出的成果,不只体现在票房和奖项上,还体现在它为城市带来的文化面貌和精神气质上的革新。

无论对于创作者,还是对于观众,小剧场都具有一种抚慰和疗愈的力量,温润着进入这个空间的每一个人的心灵。这不仅回答了小剧场戏剧为何要写下去、演下去的问题,也要求小剧场戏剧持续求新求变。小剧场戏剧,永远在路上。

选自《学习强国》

以创新促奋进



生生不息的现实生活、奋勇向前的鲜活实践、传承绵延的传统文化、蓬勃振兴的乡土田园……时代潮流中有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是文艺创新的宝藏。

文艺创作要紧跟时代潮流,呈现奋进力量。电视剧《父辈的荣耀》回望我国林业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电视剧《人生之路》描绘一代年轻人的期待与追求……每一个普通人身上都有不平凡的故事,影视创作要用动人的光影、深厚的内涵和凝练的美感,深刻挖掘、充分展现那些值得反复品读的故事。

影视作品是连接大众与现实最鲜活的媒介。近年来,一批批扎根现实的影视精品力作涌现,深刻回应与动情书写时代故事。电视剧《人世间》《山海情》、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映照现实生活,催人奋进、抚慰人心;文化类节目《山水间的家》探访美丽乡村,唤起亲切乡愁;芒果TV综艺节目《披荆斩棘》第三季用精心编排的内容唤起大众关于岁月的美好回忆、引发共鸣。由此可见,用心用情、真诚可感,作品方能赢得良好口碑。

文艺精品具有成风化人、温润心灵的精神力量。影视作品以视听语言呈现画面和声音,用故事和情感、价值和思想,触动大众心灵。影视作品要与大众建立起心灵的共情,就要求创作者坚守艺术的初心,戒除浮躁,回归艺术规律和审美规则。

近年来,《长津湖》《我和我的祖国》等精品力作用心用情用力,为艺术创新开拓了广阔空间。这些文艺作品不断探索,形成了百花齐放创新格局。

不吝倾注艺术之力和创新之力,对活力蓬勃的现实生活施以浓重笔墨,中国影视艺术将走出奋进之路。据《人民日报》